



年輪

港大同學十年文集

羅抗為題



10912
097

年輪

——香港大學學生十年文集（一九六九—七八）



香港大學學生十年文集（一九六九—七八）

封面設計：嚴以敬

發行者：田園書屋
(九龍旺角西洋菜街 56 號 2 樓)

印刷所：培基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船街38號)

初 版：一 九 七 九 年 十 一 月

印 數：1——2,500本

定價：港幣十五元正

《年輪》序

馬蒙

香港大學文社編好了這本港大同學十年文集——《年輪》，要我替他們寫一篇序言；對於這樣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我自然樂於「從命」。

這幾年來，港大校園內外到處都可以見到文社的海報。文社是香港大學學生會屬下的一個興趣小組，它的成員是一羣對於中文寫作有特別愛好的青年同學，他們朝氣勃勃，滿懷熱忱；他們經年耕耘，不斷辦講座，開研習班，出定期刊物。若說港大近年來，文藝活動較以往蓬勃，這班同學的努力和推動，實在不容忽視。

參加文社活動的同學，都來自港大各個不同的院系；由於目前香港大學除了中文系以外，其他的院系都不用中文為教學的主要媒介，這樣的一個組織，這樣的一些活動，實在兼有在大學中全面地推廣中文教育的意義。

這本文集以近十年來港大同學的作品為範圍，它的內容非常豐富，有散文、小說、戲劇、詩歌等各種不同創作形式。在這些作品中，有優美的文句，有雋永的趣味，有深刻的思想，有真摯的感情，一定能引起讀者的共鳴。

文集中的許多作者，都是我所熟悉的同學，讀他們的文章，就好像面對面聽他們的傾訴。這些作者大都已經畢業了，而且都有本身的職業崗位，但是，他們仍然繼續在文藝的園地中辛勤地耕耘——羈魂、杜杜、何福仁、胡燕青、林力安等，相信都是讀者們在文藝刊物中所經常見到的名字。

每年都有不少新的同學進入大學，新的作者、新的作品一定會不停地湧現，新的年輪一定會一個一個的增長下去。希望這本文集不但總結過去，更能開啓未來。

一九七九年九月

編者的話

劉潔玲

這本文集收錄了一九六九年至七八年間港大同學優秀的中文現代文學創作，不僅是記錄了同學的思想感情，更可作爲十年來校內創作成績的總結；一方面可算是向文壇的一個交待，另一方面希望藉此刺激創作，這是我們出版「年輪」的最終目的。

選錄作品所根據的原則有幾個：首先這些作品必須是在十年內發表在港大學生刊物上的中文現代文學創作（請參考附錄一資料來源），作者必須是正就讀或已畢業的港大學生，這是最基本的條件。其次是作品的質素。作品內容能否反映出深刻的生活體驗？作者運用的技巧是否準確？有沒有創新的表現？這些都是評選作品的重要標準。然而，我們也會考慮到作品的創作時期和代表性，例如早期（七五以前）的詩，一般上技巧還未臻成熟，或有散文的傾向，或嫌堆砌，但爲了要保留當時詩風的面貌，我們惟有選其較優者。

選稿的過程可分爲兩部：先是由編委（校內同學）分組查閱各刊物的文藝創作，從中選出百多篇作品，再交由顧問（有寫作經驗的畢業同學）經複選然後定稿。這本文集

一共收錄了四十五篇散文、三十四首詩和一個劇本。至於小說方面，嚴謹的作品尙付闕如，只有一些介乎散文與小說間的作品。我們爲了方便，惟有大膽地把它們歸入散文一類，希望讀者見諒。

文集的作品都是按年編排的，用意是讓讀者看到發展的軌跡。大致上說，七三年以前的作品，以抒寫個人的情懷爲主，以後則較多反省性的題材，例如寫人生觀、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與及對國家的感情等，大抵也可反映出十年來港大同學的思想歷程。關於作品的內容和技巧的轉變，周兆祥先生的序文將有精僻的討論。此外，吳呂南先生亦有文討論十年來港大文藝風氣的盛衰，希望讀者在欣賞作品之餘，亦能認識到港大十年的文藝發展。

這次出版十年文集，雖不能算是盡善盡美，但畢竟是各方面努力合作的成果。我在這裏謹代表港大文社多謝所有曾參予編輯工作的朋友、各位顧問和編委。在出版方面，特別要多謝周國偉先生經常給我們寶貴的意見，使工作能順利完成。嚴以敬先生爲這本書設計封面，田園書屋贊助印行宣傳海報，我們亦表示感謝。此外，校內各單位慷慨的借出他們的刊物，港大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給我們的方便，還有黃麗松校長、馬蒙教授、羅忼烈先生、學生事務處和學生會的支持，我在此謹向他們致衷心的謝意。

一九七九年九月

幾句話

周兆祥

這本「年輪」收錄了香港大學學生十年來文藝創作的成果。文藝倘若不是抽離生活空談風月的玩意，這批作品應該成為這段時期港大同學所思所言所行的寶貴紀錄。一九六九年到七八年，是中國和香港歷史上波濤洶湧的重要轉變年代：中國經歷過「文革」浩劫後，發生了接二連三的政治風潮，驚心動魄，影響深遠；香港結束了六七年的動亂，也從古典式殖民地蛻變為新資本主義殖民地，七十年代早期更是學生運動的空前高潮，戰後出生的本地年青人逐漸佔據朝野掌權的高位。究竟在這樣的背景下，港大的學生用甚麼態度看自己、看社會、看人生？他們怎樣看文藝的角色？又怎樣運用這種歷史悠久的媒介來表達自己？讀者除了欣賞這些作品的藝術造詣外，也可以藉此深入了解作者們的內心世界。

從統計的角度看，這十年正處於兩個文藝創作的高潮中間。本集所選作品的質和量，都從六九年開始平均不斷下跌，直到一九七四年達到最低潮（本文集只選了兩篇），此後再回升，到了七六、七八年再達到高潮（本文集各選了近二十篇）。這種情形恰好

反映出香港文壇的興衰趨勢；文社活動由六十年代末期開始衰落，再在七十年代中期後復甦。仔細比較七三、七四和六九或七八年作品的水準，也不難看出類似的趨勢。

究竟這十年裏港大學生關心的是甚麼問題？想了甚麼？又寫了甚麼呢？這段時期的前期（七三、七四以前）和後期（七四以後）無疑有相當的分別：從題村的選擇到處理手法和技巧，都可說各有特色。以下畧舉一些例子來說明。

對人生的思索反省是文學作品最常見的主題，作者透過描述周圍的事物，表達出自己對生命的了解，把讀者引導到較抽象的思維層次。作者所利用的「媒」，往往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事物，例如雨水：

「雨中，兩個沒有雨傘沒有雨衣的人，從車站奔到車站，從一種交通工具跳到另一種交通工具，從一間戲院跑到另一間戲院，雨勢最大的時候，狼狽的拉着報紙蓋頭，瑟縮在有雨簷邊緣走，衣履盡濕，趕到戲院時，相望不禁啞然失笑，真是爲了看一場電影而來嗎？何苦來哉！但不，那不祇是爲了看一場你我想看的電影，那是一種挑戰，一種瘋狂，年青的，痛快的，祇有一回的瘋狂，祇有一回的年青。最難得的是這雨，誰說沒有傘的雨天是該關在屋裏的！」

散場出來時，雨已停了。

然後，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這樣看似漫不經心的直述，作者已把「年青時代」具體呈現出來了。斯富在「長跑家之旅」（七〇年）却用沈鬱凝重的文筆，把六十年代港台流行的所謂存在主義思想描繪得十分生動：

「長跑家修長的影子，落漠地站在起點線前。蒼白的臉龐，雪白的運動裝，銀白的跑鞋；白，正如雲所喜愛，所擁有的一切，沒有半絲污點，半絲瑕疵。

一頃間前劇烈的暈眩，疲乏的眼瞼，乾枯的咀唇：這一回可能就是最終的死亡之旅。爲甚麼不？獵犬喪在山上，老兵歿於戰場，長跑家安息在乾爽的跑道上。

深黑的運動衣，漆黑的跑鞋，黝黑的肌膚，魁梧的身軀搶奪了長跑家失神的目光：一張陌生的臉孔，一個魔鬼，一個命運。」

結局是：「低垂的眼皮帶來了可怕的黑暗……夕陽、死、寂寞的長跑家。」作者始終沒有告訴我們，爲甚麼人生註定就是這樣。同期也有較含蓄的作品，例如風煤的「寫在三月半」（六九年），在說完「只有死亡從未失約過」之後，接着是：

「當我喘過坡上碎霞色去找你

別一勁要買截黑絲帶束起三月的翠色飄髮

星期六是拋失手帕絲帶

拋失魂魄的最好藉口

猜猜誰允諾過替我呼風喚雨的？

至少，杜鵑花開遍野時

記緊來喚我一聲」

這種餘音嫋嫋的寫法在後的作品裏十分普遍。例如周國偉的「飛機過後」（七五年）

「飛機過後

窗框便張望成一個問號

怎麼，飛機以永不回頭的速度

寫下一道遺言叫混沌

而衆多的仰望便仰成迷茫」

作者不再是明明白白的說出內心的一切，而是要求讀者投入作品中一同體驗生命。何福仁的「說夜涼後」（七六年）可說是這類作品的代表：

「說夜涼後，我們便航入

記憶的地帶

讓沈鬱的苔蘚訴說

浪漫的水的生涯」

愛情是年青人生命中一個重要的環節。早期的作品裏不乏有深度的描寫愛情的例

子，像無相的「杜鵑花與阿黃」（六九年），說的是一個浪漫而沒有團圓結局的故事。杜杜談起這個問題，却坦白得可愛：

「還有港大的女孩子，多數喜歡談愛。不是「談愛」，是talk “about” love。真正有勇氣投入的，又有多少？問起，總是聳聳肩；不，我不喜歡永遠對着一個人。當然，我也不喜歡。可是，歌德說：愛是一種犧牲。明白嗎？愛並不等於一本D. H. Lawrence或是幾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有一個女孩子，從來不多說話。有一天她靜靜地對我說：「我願意和你生個孩子。」很Substantial。

一位女同學在喝下午茶的時候問我：「你太太有了孕，現在又是夏天，一定很辛苦啦。」言下頗為同情。要是連替你所愛的人生一個小孩子的勇氣也沒有，還愛甚麼呢？採一朵雲，奇妙的雲。

多麼好的陽光。

嬰孩在肚子裏面動啦。哪，手放在上面，留心，瞧，動了。人靜人，人靜人。生命生命。」

奇怪的倒是：七三年以後，寫愛情的作品在質量方面都比以前遠遜了。為甚麼呢？

另一個趨勢或者可以幫助我們解開這個疑團。六七年暴亂之後港大的最明顯轉變，是從小圈子的貴族大學，逐漸變成平民化的大學。現在的港大學生來自社會各階層，他

們也開始以自困學術的象牙塔爲恥，要主動關心社會，消除所謂 *gown and town* 的鴻溝。這本文集收錄了不少用社會各階層做題材的作品，一直記錄着港大學生對社會的看法的轉變。譬如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的作品，絕少拿社會實況做主題的，即使提到社會的現象，也是止於表面的描述：

「香港中環下午五時。正是 *rush hour*，人跟人，人疊人，人推人，人傍人。像水喉開了掣，人潮從各座摩天大廈的出口流出來，中環是一個大水箱。蠕蠕而行的鐵甲蟲行列，是這水箱裏的另一股暗流。」（力田：人間世，七〇年）

自從大約七三年開始，隨着關社活動的展開，報告的文字逐漸出現。這些作品只是平鋪直叙地記錄原始經驗，談不上技巧，例如小維的「生活在危石下——參加救災工作有感」（七二年）。大學生也漸漸反省到自己和社會大眾的關係，正如葦林的「無題」（七四年）結尾說：

「驀地，我覺得我們不能和他們說話。更不應該信口開河的說：『你們應當這樣做那樣做。我們過着的，是與羣象生活割離的生活。我們不配，連說粗口也不配，只有他們，生活在污水上、糞上、垃圾上、臭氣中的人才配！』」

奔風在「給我一杯開水可以嗎？」（七六年）裏也質問：

「甚麼使我有餘錢買杯鮮甜可口的果汁，有閒情逸緻躺在海運的停車場上看星星、月亮、海港、談談自己的前途理想及人生，而你，在賣飲品的店子討不到一杯開水？」

也要搜索，探問：

繁華的背後，彩色的背後，安定寧靜的背後……。」

大學生走出了自我的小天地，切願去認識所處這個社會的本質，利用觀察得來的經驗來印證書本上的理論：

「我開始明白到甚麼是壓迫和剝削，甚麼人是吮吸著人民的血液，甚麼人才是真正推動着歷史前進。我的價值觀逐漸轉了，我的感情也隨着起了變化。對於那些終年在烈日寒風中謀生操作的勞動者，對於那些終日與生活搏鬥得卑微的人，我開始熱愛起來。我深深感到，他們才是真正地生活着，真正地用自己雙手描繪着人類的歷史，創造人類的未來。有時在街上吃飯，碰巧旁邊坐着一個飽經風雨的工人，我的心就渴望能與他傾談，聽他述說他的血和淚。」

甚至提出控訴，真正正做到「社會的良心」：

（一個官員

坐在你祖墳好風水的超等位上

欣賞着一齣輕鬆惹笑的趣劇）

你的廁坑

你的碌架床

需要防暴隊鎮壓

你的菜田

你的魚塘

需要剷泥車來一次徹底的大豐收

你的妻子

你的子女

需要拘留在最安全的地方

最後只剩下你的祖居及眼眶

需要一枚催淚彈

迫出最後，又最老的一滴眼淚

更需要在政府新聞處的安置區前

闖家極力保持滿足的微笑

除了關社之外，近年香港的大學生也擺脫了傳統上忌談政治的態度，逐漸主動去認

識祖國。從早期的作品裏，我們可以看到那時的港大學生想到中國，多數不過是個抽象懸空的概念，像以林的「課室——雙十有感」（七〇年）：

「老師啊，你可曾知道

好眠的日子仍在

我們却為一個

就只單單的一個

未假期的假期

未國慶的國慶

潛然下淚」

經過了七十年代初期的落實參與愛國活動，寫祖國的作品終於漸趨具體，不再是渺渺茫茫的鄉愁了，例如張承勳的「日本，我們不敢捕魚」（七八年）：

「既然我們沒種喊保釣

就讓他們示威——

在我們使館門前

搶奪我們的土地

讓中國煽起

三島由紀夫也煽不起的

日本「忠」魂』

從質與量方面說，這類懷國的作品到了後期大大提高，甚至有些作者的反省相當有深度，例如蕭偉業的「如果我不是一個中國人」（七八年）：

「我是甚麼？」——那我怎樣回答才好？

我沒有國籍，沒有國籍就好比沒有家，沒有母親，就好比沒有自己。所以。好這麼說，「我是一個中國人」因為在中國裏面，我才找到自己。假如我不是一個中國人，那我就沒有了一切——一切的尊嚴，一切的喜樂，一切生命的意義。因為她是我母親！

中國，是一個象徵。而我就是這麼的一個中國人。」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七三年以前）的作品不時有關心世界時事動態的例子，譬如斯的「淪」（七一年）寫越戰：

「美萊村，我第一次流淚。平日稚氣的童子軍在如狼似虎地大開殺戒，在捱炮時蒼白戰抖的臉龐變得那末猙獰，婦孺的哀號，無情的槍聲，我忽然變得馴良軟弱。一顆子彈撕裂了一個剛會步行的嬰孩底胸膛，天，一個連槍咀與奶咀都分不清的黃口小兒會是查理的從犯？我躲在暗處痛哭流涕，嘔吐狼籍。」

作為一本大學生的文集，這兒選錄的作品之中寫大學生生活者竟然寥寥可數，實在頗